

劍玄錄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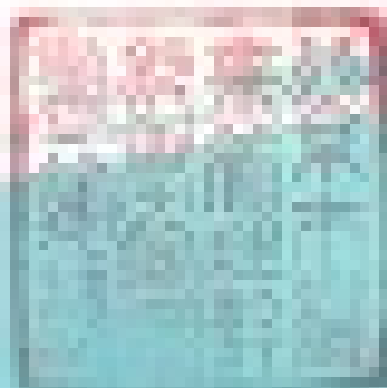
● 古龍 ● 鷺江出版社



劍玄錄

卷一

劍玄錄



目 录

六十七、空有意	(1)
六十八、恨难补	(10)
六十九、玉石像	(29)
七 十、煞手掌	(38)
七十一、情不断	(51)
七十二、慈悲庵	(67)
七十三、买影人	(78)
七十四、卖影人	(87)
七十五、无君子	(100)
七十六、小黑饼	(113)
七十七、第三关	(124)
七十八、金刚坚	(133)
七十九、借种子	(151)
八 十、三种针	(162)
八十一、七叶果	(180)
八十二、无底渊	(200)
八十三、有情谷	(220)
八十四、儿女胎	(237)
八十五、千丈索	(258)
八十六、枯木禅	(273)

八十七、藏神功.....	(296)
八十八、太阳出.....	(309)
八十九、左手刀.....	(330)
九十、鸿门宴.....	(345)
九十一、三长老.....	(366)
九十二、假掌门.....	(382)
九十三、真帮主.....	(401)
九十四、大战前.....	(418)
九十五、大战后.....	(438)

六十七、空 有 意

高莫静坐在闺房中，心思不宁，她在想芮玮现在是不是在看四照神功，果如芮玮所料，高莫静这一着是留芮玮的杀手锏，她心想：“只要他看下去，不怕他明天会走，记得十岁那年，无意中打开母亲的嫁妆盒子，里面用油纸封着这本绢册，好奇之下打开一读，竟被迷住，十年来无一日不沉迷其中，致力苦练，他是武学之士，那更要被迷住了。”

她打好算盘，明天为芮玮布置好一间舒舒服服的房间，让他好好研究四照神功，她相信芮玮从此不会再离开自己，也不会要去找二妹了。

正想着，只见门外闪进一个人影，是他！

芮玮冷漠地从怀中掏出那本绢册递还给高莫静，说道：“我不能受这贵重的礼物，你拿回去吧。”

高莫静被芮玮冷漠的态度刺伤了心，声音苦涩地道：“你看了没有，不妨看看？”

芮玮冷笑道：“我怕一看，从此走不了啦，所以没看。”

高莫静叹道：“那你知道里面记载的是四照神功啦？”

芮玮点了点头，高莫静接道：“你能忍住不看，可见我再也阻止不了你，好吧，明天你走吧，但望你将来能够找回

二妹，与她花好月圆。”

芮玮道：“我在此先为告辞，将来找到莫野，再来见你。”

高莫静忍住心痛，摇手道：“你走吧！”

芮玮嘴唇动了动，见她下逐客令，转身欲去。

高莫静忽又道：“你有什么话要问我？”

芮玮转回，抱拳道：“我想向你打听一件关于那本绢册的事。”

高莫静“哦”了一声，道：“什么事？”

芮玮道：“那绢册第一页上面三字‘月形门’，你可知代表什么意思？”

高莫静道：“这是百年前独树一帜的门派，如今已被遗忘，该派以月形为记，凡是出身该派的弟子，都有一个暗记。”

芮玮大喜道：“可是胸前有个半月形的青记？”

高莫静奇道：“你怎会知道？”

芮玮说出在葫芦岛底的奇遇，高莫静惊声道：“那无名老人名叫万不同！”

芮玮惊喜道：“万不同！哈哈，无名老人，晚辈打听到你的姓名，你泉下有知，安息吧！”

高莫静笑道：“倘若万不同果真泉下有知，根本不用你打听，他早向阎罗王问好姓名，连身世都清楚呢。”

芮玮道：“他要我打听身世，我只知道他的姓名，还不知身世，倘若身世知道更好了。”

高莫静笑道：“是你要知道，还是他要知道？”

芮玮道：“当然是他要知道。”

高莫静忍住笑声，问道：“你知道后如何告诉他呢？”

芮玮搔了搔头，傻笑道：“只有等死后，到泉下去告诉他了。”

高莫静道：“万不同的身世我知道，他要你打听身世并不是要知道自己是谁，他根本不可能再知自己是谁了，他头脑虽然往事不复记忆，却知有个仇人才把他害到葫芦岛，他留下那本玄龟集，就是想得到的人学会上面的武功，打听清楚他的身世后，好替他报仇。”

芮玮听她说得有理，击掌道：“对，他的仇人是谁，我有责任替他报仇。”

高莫静笑道：“为什么你有责任要替他报仇呢？”

芮玮道：“我第一个发现他的遗言，虽然我没有得到那本玄龟集，只要我知道他仇人是谁，一定义不容辞，替他报仇。”

高莫静正色道：“你真的打定主意要替他报仇？”

芮玮道：“不错，但有个原则，他的仇人要是个坏人我才能替他报仇。”

高莫静道：“人的好坏很难断定，你既有心替万不同报仇便是月形门的传人，因为他的仇人就是月形门的世仇太阳门。”

芮玮喃声道：“太阳门？又一个奇门派别。”

高莫静道：“我这本四照神功应该给你了。”

芮玮道：“我不要，我说过不接受这贵重的礼物。”

高莫静冷笑道：“你以为我还厚颜送你么？月形门的世

仇太阳门，你既然要替月形门报仇是月形门的弟子，是月形门的弟子，本门之物还不收么？”

芮玮怔了怔，只见高莫静将那本绢册递过来，芮玮想了想，接到手中，高莫静正色道：“此后你不但身负父仇、妻仇，还要加上一桩师门之仇！”

芮玮苦笑道：“仇！仇！仇！我这一生都是报不完的仇！”

高莫静道：“月形门最后一代掌门是万不同的父亲，如今月形门忘而复振，你就当现今月形门的掌门吧。”

芮玮笑道：“好，我是月形门的掌门，但你学了四照神功，也是月形门的弟子，今后你要听我这掌门的命令。”

高莫静一怔，随即笑道：“我本来就愿意听你命令嘛。”

芮玮一听话要走题，慌道：“万老前辈如何会被放逐到葫芦岛，甚至被重伤得记忆丧失？”

高莫静道：“这个我不清楚，我在油纸包中看到一封遗书，是万不同父亲留下的，上面劝他儿子醒悟，说他所恋的后母实是太阳门派来卧底的，有意盗取月形门的秘术，也就是那本玄龟集。

“我向母亲打听才知这密封的油纸包是祖先传下来的嫁妆，遇到万不同此人时就交给他。

“我本来想不通为什么母亲不知道祖先姓万，只知道将油纸包将来交给万不同，现在我想通了，万不同死在葫芦岛底，再也无法将油纸包交给他，而这嫁妆传女不传男，几世后，那受嫁妆的女子不知变了几姓。”

芮玮笑道：“你母亲姓高，这嫁妆将来传给你就又变了

一姓，更不知母亲的第几代姓万了，只是有点奇怪为什么传女不传男，这本珍贵的秘笈为什么不传给万家自己的儿子呢？”

高莫静笑道：“儿子不肖啊！其实世上男人坏的多，还是传给女儿好。”

芮玮心想不要再开玩笑，正色道：“说正经的，到底怎么回事？”

高莫静道：“那姓万的掌门前妻只生下一男一女去世，男的就是万不同，到万不同长大，那掌门娶了一位年轻的妻子，这妻子却是太阳门弟子，太阳门与月形门素为世仇，却总无法胜过月形门，于是想用美人计骗取月形门的武功。

“可惜这月形门有个怪规矩，武功传男不传女，那年轻的妻子不能学到月形门的武功，于是就诱惑万不同，想叫他盗取月形门的秘笈，同她私奔。

“万不同经不起诱惑，竟然背叛父亲，与后母私奔，并把月形门的武术总鉴玄龟集盗走。

“那万掌门得知儿子大逆不道，一气病倒床上，后来查知还是自己不好，娶的年轻妻子竟是太阳门弟子。

“他知道事情真相后便不怪儿子，临死将月形门传子不传徒的四照神功交给女儿，叫她遇到万不同要他好好练上面的神功，不要让太阳门欺负月形门后继无人。

“但那掌门的女儿再也未遇到他的兄弟，也未听说他的兄弟死亡的消息，月形门失了掌门，一直被太阳门欺负，一代不如一代，迄今月形门大概是完全消灭了。

“直到那掌门的女儿去世仍不能确定兄弟死了没有，她

怕万家的绝艺传不到万家的手中，所以把那包着四照神功以及那掌门留给万不同遗书的油纸包，规定为祖传嫁妆，好将来遇到万不同或是他的后代，交还给万家的人。

“可是她哪知万不同早死了，根本也没后代传下。”

芮玮叹道：“我想无名老人可能是被他父亲的后妻打伤，而奔至葫芦岛！”

高莫静道：“不！我猜想是他自己逃到葫芦岛，敢情他也发觉私奔的后母志在覬覦玄龟集，但等他发觉已被太阳门弟子包围，他在气急懊悔之下，被太阳门重伤，也许他还有能力逃亡，乘一叶扁舟逃走，以致飘流葫芦岛，沉落葫芦岛底。

“等他在岛底醒来，一因重伤功力丧失，二因心理作用记忆跟着丧失，但他那本玄龟集未被太阳门夺去，他不知不觉以为无意中发现，从头练起，却不知那本玄龟集是他家传的秘笈。

“等他功夫练成，记忆却不能恢复，直到临死也不知道。”

芮玮听得暗暗点头，心想她这一番剖析如同日见，此女头脑非比寻常，难怪她在十岁就能看懂四照神功，而练成功了，不知自己去练，要多久才能练成功？

高莫静道：“你要替无名老人万不同报仇，那仇人便是太阳门，等你练成功四照神功，便可去寻仇。”

芮玮摇头道：“这太阳门想来和月形门一样，灭亡了，否则我怎么从未听说世上有太阳门一派。”

高莫静道：“月形门如今有了两位传人，它该亡而未

亡，太阳门没听说有何不幸，那是更亡不了的，敢情隐居塞外，也说不定，当等太阳门再出现江湖时，我想江湖一定有番大乱，那时你这月形门掌门不但要报世仇，也要主持正义了。”

芮玮笑了笑，说道：“我发觉你不但聪明而且富于幻想。”

高莫静被赞，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低着头道：“你好久练四照神功，我看就在这里开始练吧！”

芮玮哈哈笑道：“我不上这个当，你要我做月形门掌门，劝我替月形门复仇，不错，我答应替无名老人复仇，可是他现在并无仇人，纵然有仇人，我可以用自己的武功，不一定非要练四照神功不可，我看这本绢册还是你保管吧。”

芮玮将那绢册放在桌上，毫不留恋，走到门口，回首道：“对啦，月形门掌门还是你这真正的月形门弟子当的好，再见啦，明天不再告辞。”

高莫静眼眶一红，又哭了起来，她一番心计又落空，暗道：“玮郎，玮郎，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求我的。”

第二天起来，琴儿服侍芮玮盥洗时，问道：“你今天决定要走，有没有跟老爷讲？”

芮玮懊恼道：“昨夜离开你小姐那里，顺便向伯父说过，哪知伯父不允许我走，硬要我留住此地，可是那怎么可以，我今天要偷离此地，倘若问起，你就说我不告而别了。”

琴儿忽然叹道：“你知道老爷为什么要留你不放，又为什么不命别人来服侍，偏命小姐和琴儿来服侍你吗？”

芮玮摇头道：“我不知道，但我要走谁也留不了。”

琴儿哼了一声，道：“这个我知道，就是天皇老子也留你不住，但我要告诉你一点，老爷留你的意思是要把小姐嫁给你，你知道么？”

芮玮一怔，慌忙道：“这怎么可以，野儿失踪我怎能和她姐姐成婚？”

琴儿叹道：“就因为野儿失踪找不回来了，老爷见你和野儿相好，念你是故旧之子，一个女儿失踪即想把另一个女儿嫁你，哪知你这呆子不知消受，偏要找那找不回的二小姐。”

芮玮没想到伯父要收己为婿之意，一时呆住了，细想伯父和自己几次谈话，果然有意把高莫静嫁给自己。

只听琴儿又道：“老爷见你受伤抬来就有这个意思，所以命小姐亲自服侍你，好教你俩人先有个认识，老爷本想小姐长得和二小姐一个样，你俩人一定合得来，哪知咱们小姐已经愿意，你却跟木人石心一般，偏要走，跟你说二小姐找不回来，你还不信……”

芮玮截口道：“你怎么也说野儿不回来，到底什么原因？”

琴儿叹道：“什么原因，你自己去想。”

芮玮急得额头青筋暴跳，大声道：“我想不出来，你跟我说！”

琴儿冷笑道：“我琴儿虽然身份微贱，却不怕威吓。”

芮玮低声下气道：“好琴儿，我向你赔礼，告诉我到底什么原因？”

琴儿叹道：“你要找的二小姐，她可没到哪里去，就住

“在二奶奶那里……”

芮玮一听大喜，外衣不穿，飞奔而去。

他直向玉掌仙子的居处奔去，心想：“原来野儿就住在家里，他们为什么咒她，说她再也找不回来了，真是岂有此理！”

六十八、恨 难 补

芮玮尚记得野儿的家，这北京城虽大，顿饭不到被他找到方向，路上行人见他疾奔如飞，莫不惊讶相视，幸好时光还早，路上行人不多，否则他这般飞奔，定要闹得满城轰动。

来至兵马大将军府第，只见府第四周静悄悄的，不见任何行人，或许因时光尚早，行人难见，也或许是因兵马大将军的府第，禁卫森严，行人一早不敢打道此过。

芮玮踏上石阶，看那景物依旧，人事却非，当年是偕同野儿离开此地，虽说野儿性命堪虑，俩人相依不离，迄今回忆起来甜蜜无比，如今重回此地，单身一人前来找野儿，心中既落寞又难过。

他不知见到野儿说些什么好，倘若野儿问他：你别来如何？他真不知如何回答，难道回答我已结婚而且生子？

野儿听到如此回答作何感想？芮玮暗暗苦笑道：“她一定怪我太无情了，怪我不该不找她的下落，而与别的女子结婚生子！”

可是这几年来的发展，任谁也无法预料，自己的遭遇坎坷离奇，足可说上几日几夜，然而就是说破了嘴，尽力向野

儿解释，她会谅解自己吗？

芮玮站在石阶最上一层停住，微微摇头，心想：“她不会原谅自己的，她一定心里想：“你早不来迟不来，却在妻妾被害后来找我，莫非是太寂寞了才想起我？”

芮玮想到这里，收回欲要敲门的手，寻思道：“我还有什么颜面见她，还是不要见她，悄悄地走吧！”

但他才一转身，却再也抬不起步子走下石阶，内心升起一股强烈的欲望，这欲望令他势必要见野儿一面，不见一面不得甘心。

于是他又寻思道：“既然来到这里还是见她一面吧，不管野儿见到自己作何感想，她恨自己也好骂自己也好，自己却要老老实实在地向她叙述几年来的遭遇，问她好吗？”

“只要她生活得好好的，自己就心满意足了，哪怕她恨自己无情无意，说永远不再相见的话，自己也心安理得的离开，因为到底毫不隐瞒的坦白的叙说了！”

他这心理，如同做错事的孩子，无论如何都要向母亲老实地说个清楚，不管母亲责罚否，否则心理永远难安。

他既决定要见野儿，那颗心立时又激烈地跳动起来，就像在琴儿口中突知野儿的下落，刹那间狂喜莫名，连外衣也不及穿就冲出房门般的兴奋。

只见他举起的手微微颤抖的叩击那两扇铁环大门，“当”“当”“当”三下清脆的响声，这三声响后，他又想道：“多年不见，不知野儿容貌清瘦否？她不晓得自己还活不活在世上，记得她逃开她师父掌握那年，只当自己性命顶多再活半年，半年后便是史不旧令自己服下毒药毒发之期，难怪

她要偷逃点苍山，她是想在半年内找到自己，好和自己相处一个时间呀！

“她找不到自己，自己也未去找她，迄今三年过去，想来她已当自己去世了，她要是思念自己，三年来岂有不瘦之理？”

想到这，心中的情思激荡不已，恨不得马上见到野儿，向她说：我没死，你看你的大哥仍健壮地活在世上。

当下也不想怎么没人前来开门，猛地双手一推，那沉重的大门竟被他一推之下，豁然两面打开。

芮玮一愣，心想：“大门怎么并未上闩，奇怪？一向警卫森严的府第怎会门不上闩，也无守卫看守呢？莫非高寿不在这里憩息，警卫便拆除了？”

他跨进大门，才走几步发觉不对，心想这里沉寂得可怕，如同荒庙一般，哪像当朝炙手可热的大人物的府第？

一阵轻风飘来，芮玮嗅到血腥味，内心猛地大恐，他想起那天回到“怀庐”妻妾被杀的情形，不正是此时的写照，难道这整府上下的人皆遭不测？……

芮玮狂奔入内，一进大厅，惨状映入眼帘，只见卫士一个个死在大厅上，死状一致，头颅不知被何物击的粉碎，扫目暗数，至少有二十具尸体。

也就是说守卫高寿第二处府第的卫士，大部死在这大厅上了，芮玮惊骇得目瞪口呆，暗中大呼道：“是谁？是谁到这里来行凶？高寿不在这里，行凶的目的为了哪个，难道是为了高寿的妻女？！”

芮玮悲痛得几要大声呼叫，蓦地一想也许凶手尚未远

去，一喊反而惊动，当下忍住不安的心，一步步向内走进探看究竟。

走到后院厢房，看到几具尸体，芮玮忍不住眼泪夺眶而下，因为他认出那几具尸体中有一位是野儿母亲玉掌仙子的尸体。

玉掌仙子死了，倘若野儿在这里凶险可知，芮玮急得四下飞奔，见到女尸仔细辨认，看是不是野儿的尸体。

但他整栋屋宇走遍，却不见野儿的尸体，心想：“莫非琴儿骗我，野儿并不在这里？她要是在的话决不会独自逃走，不是死了就是仍在与凶手拼斗。”

他这想法十分正确，想那玉掌仙子被杀，高莫野不可能不与凶手拚命，而且非拚个死活不可。

芮玮心想琴儿骗自己的成份少，野儿在的成份大，既然很可能在，她在哪里，是死了抑是未死？

芮玮心头蒙上一层阴影，直觉到某种不幸将要降临，他与野儿的情感业已根深蒂固，只因奇特的遭遇才暂将她遗忘，此时忆上心坎，所谓关心则乱，心中真如乱麻一般，恨不得大叫：“野儿！野儿！你在哪里？”

只见他茫无目标地乱闯，牙根紧咬，生怕突然发现野儿死了，但他走来走去，再无任何意外的发现。

于是他想到底琴儿骗了自己，野儿并不在此地，琴儿信口胡说而已，野儿不在这里，纷乱的心稍觉安定，却又觉得无比地惆怅，失望……

他这时的心情十分矛盾，既希望野儿在，又不希望野儿在，希望的是能与她相见一面，互相畅谈各自的遭遇数年不